



## 春风桃李明史心

——访第一部《如东县志》总纂李明

□丁



某日,时值暮春,桃李春风绿意浓。我们拜访了一位长者,用另外一种方式翻开历史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我们将会明白这次拜访的“历史性意义”。古代有所谓史笔。窃以为,要行史笔,须有史心。正是这次拜访,让我们走进了史心,才有机感悟到一种人生大境界。

那是在清晨时候,城市刚从睡梦中醒来,这城市的深巷里格外清静,一切好像还在梦中。当我们来到的时候,长者早已坐在书房笔耕了。晨兴理荒秽,孤笔写本心,这一点很像陶渊明。

很难想象坐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。在《我做完了五件事》中,长者这样自述:“青少年时代认认真真读完了17年书,以满分成绩走出了中国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殿堂;在祖国大西北历练了5年;在如东老家实干了15年;又一个15年,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地方志事业;退休后在关心下一代周报社奉献余热13年。”这样的经历,从地域上看,跨越大半个中国。

回顾既往,宦海沉浮,大风大浪,都经历过了。长者始终坚持读书写作,读了一辈子,写了一辈子。可他面对我们却说,“我读书比你们读得差”。于是,我们的话题便从读书开始。长者很满意自己的书橱。那书橱占据了半壁书房,从地下一直到天花板,满满当当,落落大满,甚为壮观。那是书的天地,也是长者内心世界。

长者的藏书大部分是史志类,而其中有很多是江苏以及各地方志。此山此水此故乡,一橱志书相望两不厌。“回到如东读的第一本书是《如皋县志》,其中给我启发最大的一句话是‘东乡文人爱著书’,这成为我一生写作四十本书的源头。”这的确是一种人生的开局。这一开局,奠定了他与编史修志的不解之缘。

人生需要一种启发。获得人生启发的形式多种多样、形式不一,它可能来自某种经历,或者某本书中的某句话,或者来自某种特殊的境遇。无论哪种方式,能够得到这种启发便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际遇,就好像在暗夜中摸索着前进的人发现前面有一道光,或者像长期被关禁闭的人找到了墙上的一个窗,其中“仿佛若有光”。对于长者而言,这个窗真的有光。这光正如长者所著的一部书的名字一样,书名是《生命之光》。生命因发光而灿烂,无论生命处于何种境地。

从此以后,我们一定会记得他是建国以来第一部《如东县志》,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社会主义新县志的总纂李明。

这部县志的出版历经百转千回,其间的艰辛与波折,如今读来,让我们这些晚辈们依然感叹唏嘘。回想过往,各方“全力打压,上下其手合力围剿”然而“难关难过过关,斗智斗勇二年零三个月”,虽然历经千辛万苦,李明终于“熬过九天就是春”,事情终于做成了,这真是奇功一

件,正如李明自己感叹的那样“戛戛乎难哉!”李明由此引领全国首轮修志热潮,可谓开风气之先,因而被很多人看作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开山之人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清晨,在县城老街巷的一座小院里,斗室之内,众人围坐,静听长者话沧桑,那是与时光对话,与历史畅谈,幸甚至哉。当李明慢慢悠悠讲述的时候,那一刻,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物,陈忠实小说《白鹿原》中的朱先生。当年读这部书的时候,我正在上大学,对这本书中最具智慧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小说中的朱先生自幼苦读,昼夜吟诵,孤守书案,饱学儒雅,淡泊名利,慧眼看世,是一个大智若愚、大隐隐于市的大家。每次众人遇事疑难不能决,朱先生几句话就能点醒。他在世俗而超脱世俗,终其一生致力于编辑县志,其心至诚,足以感天动地了。李明,一个时刻在发光的人,一个历经风雨沧桑而心志弥坚、初心不改的人。他发出的光是生命之光。

生命之光来自哪里呢?答曰:本心。阳明先生用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来诠释。我们不知道长者是否也汲取了其知行合一的力量。但其心境之明在诗友们看来则是肯定的。“日月新星,沧海弄潮……将进酒,问农妆艳抹,李老高光。”

李明语重心长地说: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现在这个海是什么海?是物欲之海。”这也道出了我们的心结。物欲

之海横流,何去何从。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光明烛照方能守其本心以彰大道。

在拜访李明之前,我并不知道本地有这样的长者,人们是在翻阅县志时才发现先生之名的。由此可见,他并不热衷于刷存在感,因而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表现。或者如钱穆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所写的那样“无所表现而现”。然而此等人物正因其如此而备受人们的称道与钦敬。所以,钱穆说此即中国之“史心”。钱穆说“在历史上,有许多亦只是一匹夫;但文化续绝,时运兴衰之大责任,他们却把自己身来担起……”长者便具有这样的心性,他说自己平生“志在政,不在文。本想以文辅政,然而最终搞了文。”回顾历史,我们可以发现这似乎是大多数古代文人的特性。如此阴差阳错,应该很令人苦恼不已。但长者却说自己“负面情绪很少”,因为心境豁达坦然,故于物欲沧海而能轻舟前行,此种史心难能可贵。

“得时不待,时不再来,天予不取,反为之灾。”长者自明心志,视其为人生开局的启发。于是他致力于编史修志,最终择此一事而终老,是为志业。

桃李春风明史心,这“史心”便是一种大境界。

## 江畔听潮

## 南通楹联

### 廉官胡伯宣 撰联思故乡

□海华

胡伯宣,安徽巢县人,清末举人,先后主政如皋、泰州。他是一位廉吏,在南通、泰州两地都有政声。他与南通张謇、范伯子两大家族均有交游。范夫人姚蕴素(姚鼐的侄曾孙女)曾作《寿胡伯宣先生七十》:

……吾皖独胡侯,政治兼文彩。鸣琴善任人,延士慕桐待。民赠一大钱,政声薄四海。至今留去思,教化总不改……

在姚氏眼中,胡伯宣既是一位好官,又是一位文人。“一大钱”是将胡伯宣比喻为东汉清官刘宠,临行前面对百姓馈赠的钱财,只收一钱。鲜为人知的是,泰州文人洪澧也有诗作赞许过胡伯宣。洪澧(1872—1948),字揖侯,号醴泉,优贡生,书法家,安徽歙县人,随祖寓泰。笔者从一册钞本中读到他的两首同名诗作《送胡伯宣去任》(县令用便面书赠):

方问来幕入歌辞,飞鸟匆匆又远离。令伊自能无愠色,群黎终竟有余思。贤如言子民知爱,邑得文翁俗渐移。多士上书争借寇,颂功非独一人私。

燕京一席识荆州,鸿爪欣同海上留。自觉澹台宽礼节,久闻仇览是名流。宾延董交袁密,政比龚黄德更周。欲向泰题四至,祝公此去再来游。

第一首诗作将胡伯宣比喻为言子(孔子门人言偃),采用礼化治县,县里各种陋俗得到改善。所谓“借寇”是说地方上的文人雅士都纷纷上书朝廷挽留胡伯宣。第二首诗作将胡伯宣比作“龚黄”——汉代循吏龚遂与黄霸,希望胡令还能返回此地游玩。

胡伯宣对于如皋、泰州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在两地任职时,也常去当地名胜古迹游玩。像洪澧诗中所述泰堂就位于泰州。泰堂明月更是海陵(泰州旧名)八景之一。如皋最为有名的景点莫过于水绘园。清末如皋诗人朱霖(1790—1877)有诗曰:“顾园水绘尽荒湮,珍重林居小洞天。”彼时,如皋城内冒氏水绘园、沙氏颐园,皆已萧索。不过水绘园遗址处建有雨香庵。康熙年间,徽州商人黄支寓居如皋,在水绘园内隐玉斋故址修建雨香庵。得到徽籍富商的支持,雨香庵富产丰厚。胡伯宣又是安徽人,走访雨香庵,还留下一副对联。大约在四五年前,胡伯宣后人由安徽来如,在我的陪同下,一踏前人旧迹,造访水绘园,寻找那副对联,可惜看遍园中大大小小几十副对子,未有发现,无限遗憾。

友人离如后数日,我无意翻阅一册1949年之前的楹联书籍,居然发现了胡伯宣为雨香庵撰写的对联:

几经劫火尚澄鲜,望隔苑斜阳,尤想见胜国骚人,高廷裙屐。

一人风尘难免俗,趁名园雅集,也聊当皖公山色,闲话莼鲈。

伫立庵中,胡伯宣想起了水绘园昔日的主人“胜国骚人”——穿着华丽服装的亡国文人冒辟疆;也想起来家乡皖公山的景色,莼鲈之思油然而生。



## 狼山脚下“车水谣”

□海德

水车,这是一种原始的灌溉农具。

狼山脚下农田广袤,当地人每年种植水稻,没水不行。水车——长长的车身,当作水槽,犹如苍龙静卧在水里至河沿上。两头装有大小齿轮,绕着一长串序板。岸上一头齿轮套在一根大轴的中央,轴上装有若干脚蹬,这是踏水使劲儿的部位,也是动力的源头。大轴两边有架子托住,架子上方搁一块木板,叫“木杠”。踏水人伏在木杠上,像踩脚踏车一样,踩着脚蹬,转动齿轮,带动序板,便把河里的水提到岸上,从而哗哗地流入田间……整部水车全是木料构成,据说祖师爷还是鲁班呢。

在生产队时,我也曾经是一名车水工,当时十七八岁。车水不分男女,只要齐心合力都行。我们踩水的水车是四人合踩,四个人八条腿,“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”,这句歌词形容踩水车最合适。不快不慢,不先不后,找准脚踏恰当角度,适时用力,既得劲儿又安全。

我和野侯、虎侯、汉侯四人搭档踏水车,夏天,太阳火辣辣的,光照足,水稻吸水力也强。起早带晚、通宵达旦地连轴车水是常有的事。水稻,离开了水,就像离开了水的鱼,马上把颜色给人看。稻叶子卷起来,渐渐发黄。水田灌满了水,立刻青油油的,风中低头哈腰,微笑着向人们致谢!有时候,我们也搞点恶作剧,调节漫无休止机械式劳动。我们四个人是一个生产队的,野侯、虎侯和我是陈家园舍的,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汉侯是西边园舍的,比我们大三岁,有时倚老卖老。我们不买他的账,说好了弄他戏法儿。车水时,野侯使了一个眼色,我和虎侯心有灵犀,脚下同时加快速度。汉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地踩着,突然加快速度让他无所适从,脚踏“劈劈啪啪”打他脚面,生疼,连忙抽上脚。双脚踩空,荡来荡去,人像田鸡吊在木杠上,叫作“吊田鸡”。我们

哄然大笑,从疲惫中寻求到快感。他知道我们在捉弄他,无可奈何,他单枪匹马只好忍着,从此,傲气收敛了许多。

有时候,男女共同车水,这是最开心的事。大多数和我们搭档的都是长辈,不是婶婶就是姑姑,差辈了,玩笑是开不得的。但是她们车水号子唱得好听啊,就像闷热的夏天,吹来一股凉爽的风。车水,就是用脚不停地踩,就像原地跑“马拉松”,总是感到有走不完的路,车不完的水。累了,乏了,喊上两嗓子,提振精神,就产生了车水号子。女的喊得优雅,男的唱得高亢,“哎……哟,喂”,过门仿佛歌中长调,接下来有板有眼,有词有调,踩车的双脚像是踩节奏,拍打拍子。

车儿不转水不流,齐心合力车水忙;汗水湿透鞋底,车干长江断了流。

车水号子,随编随唱,唱出了干劲。

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岁月,人们硬是凭着古老的农具,凭着一双脚板,凭着顽强的毅力,唱着一首首歌谣使一块块缺水望天的荒地变成良田。车水是辛苦的、无奈的、寂寞的,唱上几声号子,人们又是快乐的。

车水,是个力气活儿,每年车水周期也长。从麦子收上场,做小秧田开始,就得车水。最壮观的情景,漫田、莳秧,也是最忙碌的时候。一块块田地,牛耕好地,人们打头(牛耕的地像水浪头,人们用工具打细成粉末,才可以下种),那时没有拖拉机,全凭人力。然后车水灌溉,变成水田,牛拉拉着长长的模板,有三间房子那么长。人站在上面,一手牵牛一手执鞭,边吆喝边漫地,这是个技术活儿。保持平衡,眼观四方,拐弯抹角,面面俱到。远处的狼山是背景,一块块水田在太阳照射下,镜子般地闪着光亮,地头的绿树成了水田倒影,犹如广西群山里的漓江水景,美不胜收。开始莳秧了,妇女们在小秧田

拔秧苗,用稻草扎成小捆。由壮工运输,用绳络子挑秧到田头。然后扔到莳秧社员身后,泥水溅到身上全然不顾,只是弯腰埋头插秧。莳秧是倒着走的,人一个挨着一个,第一个掌握方向,他双腿退着走,走得直,旁边的人也跟着直;他走弯了,大家都跟着弯。这个人应该是莳秧的行家里手,秧苗得毕齐方整,他是要吃黄鱼鲤的。莳秧时季,正是黄鱼上市之际,吃黄鱼鲤,是对莳秧领行者最高奖赏。我也曾为莳秧领行过,双脚里面插秧两棵,脚外边各一棵,平行而插,插完两脚后退,周而复始。这天,我没吃到黄鱼鲤,因为没有黄鱼,却得到生产队长的表扬。

抢收抢种,火烧眉毛。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”,麦子收割,要脱粒晒干归仓。秧苗长成,要适时移栽田中,这是一年中最为忙碌最为紧张的时期。

这时候,生产队里流传了一句话:“宁可车水车断了腿,不想弯腰莳秧倒着走。”为什么?莳秧时节是大热天,水田的水都晒得烫脚,上头晒下头泡。水田刚撒粪的臭烘烘,腿被蚂蟥叮得血淋淋。长久埋头莳秧,腰疼背痛直不起,车水,变成了轻松活。人直着身子,双手伏在木杠上,双脚蹬着就像走路,还可以吐两嗓子:

天上太阳火辣辣,阵风吹来好凉快。莳秧得如舵鸟,快点快点莫停留。我们共同出大力,汗水浇灌丰收来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通了电,有了抽水机,往日车水情景不再投影大地上,男人女人那透着机智、野性、高亢、嘹亮的号子声,也不再随着风儿飘荡在家乡的田野里、狼山的松涛里、长江的波浪里。

## 江海风物

## 雨丝风片

### 不是只有画画 才需要“写生”

□杨博

都知道学习绘画需要画静物画模特,需要对景写生,以了解物理,打下造型、色彩等基础。写生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交流的过程,传神写照,记录下生命的丰富与多彩,是艺术走向真实、生动、感人的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。

若说学习书法不光要从临帖开始,将来也要进行“写生”训练,肯定有人会不以为然,认为这是故弄玄虚、胡说八道。

汉字主要是象形文字,造字之初,画成其物,一个字犹如一幅高度概括的简笔画。发展到今文字阶段后,文字中“象”的元素被“抽”走了不少,但事物的“根”与“意”还在,这是书法也可以、需要“写生”的理论基础。

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《隶书体》中描述隶书之美说:“若或虬龙盘游,蜿蜒轩翥,鸾凤翱翔,矫翼欲去;或若鸷鸟将击,并体抑怒,良马腾骧,奔放向路。仰而望之,郁若霄雾朝升,游烟连云;俯而察之,漂若清风厉水,漪澜成文。”与其说这是佳妙的隶书体应有的垂象表述,倒不如说这是书写者用隶书体对自然万物模楷取意(写生)的结果。

唐代李阳冰在谈到自己如何研究学习篆书时说:致力古篆30年,见前人遗迹无数,但自省不过是得了古人的“形迹”而已。后来想学人造字之初,通过师法自然的方法获得创造的素材与灵感,于是自己“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,于天地山川,得方圆流峙之形;于日月星辰,得经纬昭回之度;于云霞草木,得霏布滋蔓之容;于衣冠文物,得揖让周旋之体;于囊眉口鼻,得喜怒惨舒之分;于虫鱼禽兽,得屈伸飞动之理;于骨齿牙牙,得摆拉咀嚼之势。随手万变,任心所成。”这是一个何等宏大的写生过程啊!游心宇宙,冥合自然,随意所如,千变万化。

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说:“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张旭这位“草圣”是如何炼成的呢?历代书论中多有讨论,说他遇见袒夫争道,又闻鼓吹,悟得了草书的笔意;观看公孙大娘的舞剑,悟得了草书之神。不妨称这种现象为联想式写生。韩愈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深入解读张旭的草书说:“喜怒窘穷、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”正因如此,张旭的草书才纵心奔放、空前绝后,震烁一切。这是草书艺术对于人物内心的传神模写,写生这一形式于此完全退隐,书者无有笔墨,不见字形,实现了天、人、书三者的合一。

1958年,中共中央决定办一份杂志,定名《红旗》。毛泽东主席题写了20多幅刊名,在其中一幅旁写道:“这种写法是从舞蹈来的,画红旗。”这是把舞蹈艺术当作书法写生的范本。台湾云门舞集有一个著名的舞蹈《行草》,动作造型、节奏旋律多从行草书中来,这是舞蹈艺术反过来把书法当作了写生的对象。

临帖实际上就是学书者对经典范本的写生,从“字”到“字”,是书法起步阶段的学成规矩;对自然万物的写生,是打通书法与人与自然的一个途径,属高级阶段。想要迈入高级阶段,须经过一个反复实践、尝试、提炼、转换、融合、升华、熟练的过程。以绘画艺术史上著名的“成竹在胸”为例,成竹在胸分两种:一种是摹远觅高,逾级攀等,虽说已把表现对象看得清楚,记得也熟,但临到真正表现时,非但不能相机出奇,反而会手忙脚乱,不知所措,这是缺少实践与转化锤炼的缘故。另一种是对表现对象了然于胸,表达时初告于物,后不为物所拘,且能意夺造化之工。第二种成竹在胸才是真正的成竹在胸。

突破固有思维,会发现不但书法、舞蹈需要写生,文学、音乐、戏剧、杂技,甚至工业设计都不例外。不同的艺术,写生的形式、途径、手法有所不同,实质却是一致的:那就是深入生活、理解生活、融入生活,最后用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来表现生活。

## 通谚撷趣

### 处暑过后十八盆汤

□黄步千

处暑过后十八盆汤:过了处暑这个节气,还洗十八次澡。

油煤猪头:满头满脸都是油,说人不整洁。

油脂纳脂:表示满手都是油,或物品上沾满了油。